

## 国际关系

# 美欧关系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

刘得手

[摘要] 欧盟自2003年起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其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法德等支持欧盟解禁的国家认为,该项禁令阻碍了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以及欧中更密切的经济关系的形成。美国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它声称,解禁会破坏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努力,也会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尤其是台海局势的稳定。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暴露了美欧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在欧盟解禁问题上施压并获成功的事实表明,现阶段,美国有能力阻止欧盟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因此,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前景不容乐观。

[关键词] 对华军售解禁;美欧关系;遏制中国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7)01-0016-20

2005年春夏之交,喧嚣了两年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一事在遭遇美国的强大阻力之后不了了之,这个问题由此将暂时抑或长时间地从国际热点问题领域淡出。这期间,它自然不再是媒体所追逐的焦点,也不再是相关各方政坛与学界所关注的对象。而往往一个事件在它告一段落时更容易被理清来龙去脉,它所深藏的含义才更容易被看懂。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被热烈讨论期间,我国学者对于解禁前景的论述通常都落到这样两点上,即“欧盟的问题还是欧洲人说了算”,“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这两种观点看似有理,但总免不了有避实就虚之嫌,特别是在解禁问题戛然而止之时。欧洲的问题真的是欧洲人说了算吗?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说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本文拟通过梳理、分析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是1989年6月27日在马德里峰会上欧共体成员国首脑所发表的一个政治声明,该声明表明了“欧共体中断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禁止对华武器贸易”的立场,它不具有法律效力。这项禁令对于禁售武器的范围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实际上,欧盟成员国通常将它理解为禁止对华出口致命武器。90年代后期,英、法等欧盟武器出口大国竞相对欧盟对华军售

禁令作出各自的解释,自此以后,这一禁令就越来越失去了它的效力。<sup>[1]</sup>欧盟内部自2003年起就出现了支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官方舆论,其中法德两国政府的赞成呼声最高。这是中国与欧盟进一步加强关系的一个迹象,但是,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从一开始就与美欧关系的微妙变化有着不容置疑的联系。当时,由于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而美国政府高层扬言对它们进行报复,双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法德等国回应了中国政府要求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呼吁。

法、德等赞同解禁的欧盟国家认为,1989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已经显著改善,因此,原先的对华禁运的依据已经不再适用了。它们还认为,鉴于近年来中欧关系迅猛发展的现实,将中国与津巴布韦或缅甸等国(它们也是欧盟实施武器禁运的对象国)归于一类很不合时宜。欧盟对华军售禁令与欧中关系的全面、健康发展不相协调,不仅如此,它已经成为欧中构建“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sup>[2]</sup>

欧盟方面打算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之后,以经过修改而变得更为严格的“欧盟武器出口行为规范”取而代之。因此,赞同解禁的欧盟官员坚信,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不会增加对华武器和军事技术出口。在法、德等国的推动下,欧盟方面在2004年12月8日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确认,欧盟有解除对华军售禁

令的政治意愿,并将为此继续努力。形势似乎在朝有利于解禁的方向发展。但是,欧盟解禁的考虑遭到了美国的激烈反对。美国对于欧盟解禁所持的反对立场是坚定的,甚至可以说没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美国方面声称,它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担心,第一,中国会利用欧盟成员国的武器或武器技术加强其军事能力。这些武器可能包括电子作战设备、指挥与控制系统和技术、先进的通讯设备、雷达、声纳、航空电子技术以及火力控制系统,还可能包括空对海或空对地导弹,它们是中国从其他武器供应者如俄罗斯或以色列那里无法得到的。上述武器可能蕴涵着当今最先进的技术,它们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升级其现有的海空武器系统。中国一旦从欧盟那里获得了这些高技术含量武器,美国在亚洲的军事行动所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就会显著增加。第二,在台湾的政治地位仍是一个争端之时,欧盟的武器出口会使中国的军事装备和能力显著增强,从而在军事上对台湾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一事态会加剧中美之间的关系紧张并增加两国走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第三,1989 年以来中国没有采取重大举措改善其人权状况,因此,对华武器禁运不能解除。<sup>[5]</sup>

美国方面不顾欧盟对华军售禁令基本上失效以及欧盟决心以更严格的“武器出口行为规范”取而代之的事实,执意压欧盟维持该对华军售禁令,这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已经超越了欧盟对华军售禁令有效与否本身。即便欧盟对华军售禁令近乎于是一个象征,美国也要维持这个象征。美国这样做不仅出于它所声称的上述几种担心的考虑,也是出于加强美欧关系以及美欧合作遏制中国的崛起的考虑。来自美国国会研究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鉴于美国强烈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美国方面担心,欧盟作出通过解除该禁令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之决定会对跨大西洋联盟和美欧防务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而美欧目前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分歧则为双方更密切的政策协调提供了机遇,其中包括对华军需品出口的管制以及对华战略。美国在维持强大的同盟并(与盟友一道)以共同的方式应对中国的崛起方面具有重要的利益。”<sup>[4]</sup>这表明美国考虑到,既然美国已经表明了反对欧盟解禁的立场,那么,美国就要反对到底,而且要成功迫使欧盟放弃解禁的考虑。否则,万一欧盟作出解禁的决定,则无论美国作出何种反应,美欧关系都会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破坏。2004 年以来,美国忙于修复因伊拉克问题而导致的与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

系,此时,它不希望看到美欧关系因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而再次紧张起来。不仅如此,美国还希望将解禁问题作为它与欧洲在安全和战略上重新携手合作的一个开端。

现阶段,美国重视美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尽管在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问题上美国决策层还没有形成定论,但是,他们对于加强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问题上的合作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一篇研究报告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指出,“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战略选择,其一,在对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上采取建设性的态度,直到军事平衡不再那么对中国不利为止;其二,深化、扩大与西方的长期合作,同时增加中国的军事力量,以防它在军事上或政治上易受攻击。第一种选择符合强权政治的逻辑,其中对抗美国的霸权是最重要的。第二种选择暗示中国人认识到了通过奉行合作政策推进共同利益的价值,在此过程中基本上不考虑相对的权力地位。……而欧洲的政策能够影响中国对于这两种战略选择的选择。某种程度上,如果中国人认为欧洲人对于需要制衡、限制美国的权势持支持态度,他们就更可能自我沉湎于这种想法之中。相反,如果他们看到美国和欧洲在共同利益问题上协调它们的政策,其中包括从中东问题到全球问题直至中国问题本身,则中国人自己就更可能看到合作的益处,不仅是现在,而且是在长久的将来。”<sup>[5]</sup>

从根本上说,欧盟考虑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和美国的坚决反对是美欧对华政策分歧的一个反映。近年来,尽管美欧在对华政策的许多方面是一致的,但它们的差异也不容忽视,这些差异主要围绕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而展开。在评论中国的崛起时,美国方面倾向于分析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其中包括中国的军力增强及其对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的影响;而欧洲人则倾向于从中国内部变迁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他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处在多元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即从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更开放的社会和更有代表性和更负责的政府转变。<sup>[6]</sup>美国主要关注中国的对外态势,因此,它强调防范中国威胁和遏制中国崛起;欧洲主要关注中国的内部变迁,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协助中国应对内部变迁所带来的挑战。

## 二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将美欧对华政策分歧暴露了出来,在避免使这种分歧激化成另一场跨大西洋联

盟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一贯的对盟国的强势外交开始发挥作用。

2004年初,美国刚刚从伊拉克腾出手来就开始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施压,阻止它们致力于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努力。2005年初,美国国会、政府加大了向欧盟施压的力度。同年2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411票赞成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众议院第57号决议,该决议强烈敦促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将对欧政策的优先重点放在了修复与盟国的关系上,但它阻止欧盟解禁的立场却没有丝毫松动。2005年2月,美国国务卿赖斯和总统布什相继访问布鲁塞尔,在谋求与传统盟友修好的同时,敦促欧盟放弃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考虑。在美欧和解的大气候下,欧盟则表现出更愿意倾听美国的担忧。2005年3月14日,中国通过了《反分裂法》,欧盟迅速地对这部法律进行了批评,声明欧盟反对任何形式的使用武力,并呼吁相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重新引发紧张的单方面行动”。大约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一事被搁置了下来。在美欧关系紧张时浮现水面的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在美欧关系重新升温后却趋向于消解,这是耐人寻味的。

一些欧盟国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解禁所做的努力却由于美国的反对无果而终,这一事实不能不使美欧关系再一次成为人们探究的焦点。美欧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简单地说,美欧之间是一种同盟关系,而且是一种存在内部分歧的同盟关系。在安全领域,它们以北约为纽带;在经济领域,它们互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差异。与此同时,美欧之间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如伊拉克、伊朗、巴以和平进程、国际刑事法庭、飞机补贴、转基因食品以及气候变化等等。欧盟不是一个整体,在以形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独立防务为目标的欧盟政治一体化完成之前,美欧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体现为美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这意味着美国对于欧盟的影响不可低估。

冷战后,欧盟先后在巴尔干问题、中东和平进程以及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共同政策,但是,应该看到,欧盟之所以能就这些问题的共同政策达成共识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得到了美国的默许或支持。以伊朗核问题为例,欧盟主张通过对话和谈判来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欧盟的这项对伊政策能推行至今与2004年早些时候至2005年初布什政府软化其对伊朗的立场,转而支持欧盟的外交努力有极为密

切的关系。反之,如果美国反对,则欧盟根本无法形成一项与美国抗衡的共同政策,伊拉克战争问题、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就是典型的例证。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例都印证了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美欧关系中最为值得关注的方面之一。

美国影响欧盟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该项决策上的立场来实现的,如果欧盟在某项决策上原本存在分歧,那么,美国因素对该项决策的影响力就更加举足轻重。欧盟作出解禁的决定需要其2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但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内部,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一直就存在不同意见。2004年11月17日,欧洲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欧盟继续维持持续了15年的对华武器禁运。2005年4月14日,欧洲议会又以431票对85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反对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决议。法国和德国是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重要支持者,但是,即便是在德国,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也未达成一致,施罗德总理的解禁主张不仅遭到外长约施卡·菲舍尔及其领导的绿党的反对,而且,在他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内也未获一致支持。<sup>[7]</sup>英国和荷兰两国政府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保留态度更多的是受到美国的安全担忧的影响,而瑞典、丹麦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其他更小的国家则主要是因不满于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在这个问题上持保留态度。这些阻力使得法德两国所倡导的解禁议题在欧盟内部的推动一直不太顺畅,2004年,欧洲理事会外长会议几次就解禁问题进行讨论,但都未有结果。<sup>[8]</sup>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的讨论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甚至曾只作为欧洲理事会外长会议期间“午餐会”上的议题。<sup>[9]</sup>而且,标志着欧盟推迟对华军售解禁的决定也是在一次非正式欧盟外长会议上作出的。这与国内一度对于欧盟解禁前景的乐观估计形成了强烈反差。

在美国公开反对欧盟解禁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施加影响之后,原本在解禁问题上摇摆不定的国家坚定了其反对解禁的立场,欧盟内部在解禁问题上的分裂进一步加深。英国曾一度支持法德的解禁主张,因为它认为欧盟禁令大体上失效了,需要将它废除,以便于以一个更严格的欧盟出口管制机制取代它。但是,这种设想未能从美国那里换取丝毫的让步,美国方面认为,“欧盟现有的‘武器出口行为规范’原本就需要加强”,它的加强并不能为欧盟解禁提供理由。<sup>[10]</sup>尽管英国外长杰克·斯特劳对于美国不能理解欧盟解禁并不意味着增加对华出口武器和军事技术这一点多少感到

沮丧,<sup>[11]</sup>但是,英国仍然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所以,在 2005 年 7 月 1 日,同情美国安全担忧并一贯追随美国安全政策的英国开始其欧盟轮值国主席的任期之后,欧盟将推迟考虑对华军售禁令已经是毫无疑问了。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说到底是一个利益问题。欧盟寄希望于通过解禁推动欧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使欧盟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利益。美国方面则认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带来一系列后果,如中国因欧盟解禁而获得的军力增长会破坏台海局势的稳定、亚洲的安全,也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安全,欧盟解禁还会削弱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的力度,并进一步削弱美欧同盟关系,这一系列后果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欧双方的利益较量中,美国占据了上风,而欧盟则退缩了。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是美欧关系紧密与否的试金石,也是衡量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熟程度的一把尺子。解禁问题提醒人们,一个由 25 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要想形成一项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会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在美国提出反对意见并致力于阻挠这项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法国一向寄希望于通过欧盟来制衡美国的霸权,但是,迄今为止,这种期望一再落空。因为一直以来,欧盟与美国的关系中有一个难以打开的结,这个结就是欧盟无法摆脱美国的控制。伊拉克的事例表明,如果某些欧盟国家试图与美国的强权政治抗衡,则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欧盟本身。因此,要想不危害欧盟和它的一体化进程,则欧盟国家就得学会与美国和平共处,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控制。这种局面的改变有赖于欧盟懂得在与美国和平共处的过程中慢慢积蓄力量,并有耐心等待美国实力的逐渐衰落,在此之前,在建立多极世界的进程中,欧盟的借助力量有限。

### 三

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前景如何呢?虽然现阶段美国与欧盟已经就中国和其他亚洲安全问题展开“战略对话”,但是,美国官员强调说,这种对话不是就允许欧盟解禁的条件进行谈判。<sup>[12]</sup>从美国向欧盟施压并迫使其搁置讨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方面总的态度就是,欧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欧盟方面所提出的解禁的条件和时机几乎不能使美国的立场发生些许改变。未来似乎只有美国自己认为主动解除其对华军售禁令是明智的,则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才是为美国所接受的。<sup>[13]</sup>但是,目

前看不到美国的立场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美国国防部在其 2005 年 7 月 20 日递交国会的《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中详细解释了美国官方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原因,即他们认为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会极大地改善中国的军事能力,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会直接影响台湾海峡的稳定和美国在该地区驻军的安全,同时还会使中国自己的武器扩散活动扩大。<sup>[14]</sup>该份国防部报告表明,虽然欧盟已经搁置了考虑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但是,美国反对欧盟解禁的立场仍一如既往地坚定,这预示着欧盟对华军售解禁的黯淡前景。

美国为了迫使欧盟放弃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可以说大动干戈,国务院、国防部、国会、白宫分头出击,国务卿、议员、总统相继披挂上阵,此外,美国的各大智库在这个问题上也都毫无保留地站在美国的官方立场上,显然,美国国内在反对欧盟解禁问题上体现出了空前的一致性,因此,很难设想短期内美国会从目前它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上后退。既然美国将欧盟解禁问题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东亚尤其是台海局势的稳定挂钩,则只要美国仍将人权问题视为向中国施压的有效工具,台海问题仍未解决,它就不会考虑放手而任由欧盟推动对华解禁的议题。美国的盟友日本、台湾也都是欧盟解禁的反对者,美国自然不会不考虑它们的呼声。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谋划还不仅限于规避风险,它还有确保美国军工业在与欧盟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等经济利益和巩固美欧联盟,以及加强美欧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等战略利益考虑,这一切进一步促使美国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立场僵硬。

更何況,欧盟的实力对于美国在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又奈何不得。由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还处在形成之中,因此,在一些争议性问题上,如伊拉克,欧盟还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而且,大多数欧洲的北约国家还将美国视为其最终的安全保障者,加之,最近由于法国和荷兰的选民相继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欧盟在外交与防务领域的发展势头在一段时间内陷入停滞。许多分析家预测,近中期内欧盟的注意力将集中于内部改革而非外部挑战。<sup>[15]</sup>与此相关,还应考虑德国政坛变化的因素。目前,在德国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向很重视大西洋联盟,在处理对美关系问题上,默克尔政府将执行有异于施罗德政府的敢于对美说“不”的政策而与美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缺少了德国的密切合作,法国希拉克政府所追求的独立于美国控制的努力必将孤掌

难鸣,这就使得欧盟在面临美国反对的情况下形成一项共同政策更为困难甚至说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意味着欧盟更容易在美国的压力下追随它的政策。

无论如何,上述的分析表明,在我们对“欧盟的问题还是欧洲人说了算”这一判断打上问号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来理解“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样一个预期。

当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它的预期,更重要的是它所折射出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在接纳多极化、全球与区域机制和多边主义等国际理念方面,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更接近中国的,而与布什政府——尤其是其第一任期——的主张与作法形成鲜明对照。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而且,欧盟在东亚没有驻军,因此,中欧在该地区不存在安全战略上的冲突。法德等国正是在这一良好的中欧关系背景之下提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这一倡议既受中欧关系迅猛发展的推动,也是中欧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体现。因此,它是积极的,我们不能因为欧盟出于内外压力而将解禁一事搁置起来就忽视它的积极意义。况且,虽然欧盟权衡利弊,得失搁置了对华军售解禁议题,但是,这项议题仍在那里。中欧关系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框架,它不应该因解禁问题的难产而出现起伏。相反,中欧应一如既往地推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这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

不过,鉴于美国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具有显在的影响力,美欧关系继伊拉克战争之后迅速修复以及美国仍然视中国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因此,我们对中欧关系发展所能达到的密切程度的期望值不能太高。

[注释]

- [1] Gudun Wacker, “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US and EU positions”, [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id=1230](http://www.swp.berlin.org/common/get_document.php?id=1230), p. 4.
- [2] David Shambaugh, “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

na: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http://www.tfpd.org/pdf/Shambaugh.ChinaPaper.Apr2005.pdf>.

- [3] Richard F. Grimmett and Theresa Papademetriou, “European Union’s Arms Control Regime and Arms Exports to China: Background and Legal Analysis”, <http://www.fas.org/sgp/crs/row/RL32785.pdf>, p. 10.
- [4] Kristin Ardick, Richard F. Grimmett and Shirley Kan, “European Union’s Arms Embargo on China: Implications and Options for US Policy”, April 15, 2005, <http://fpc.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45458.pdf>, p. 1.
- [5] David C. Gompert, etc., “China on the Move: A Franco-American Analysis of Emerging Chinese Strategic Politic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http://www.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2005/RAND\\_CFI99.pdf](http://www.rand.org/pubs/conf_proceedings/2005/RAND_CFI99.pdf), pp. 51-52.
- [6] David Shambaugh, “The New Strategic Triangle: U. S. and European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5, p. 14.
- [7] Alok Rashmi Mukhopadhyay,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 The German debate”, May 02, 2005, <http://www.idsa.in/publications/stratcomments/alokrashmimukhopadhyay20505.htm>.
- [8] Greg Austin, “The 1989 China Arms Ban: Putting Europe’s Position to Congress”, April 2005, <http://fpc.org.uk/fsblob/444.pdf>.
- [9] Axel Berkofsky, “EU weapons embargo with China to remain in place”, <http://www.eias.org/publications/bulletin/2004/janfeb04/eobjanfeb04.pdf>.
- [10] 同注[2], p. 3.
- [11] 同注[1], p. 6.
- [12] Kristin Arch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Current Issues”, June 10, 2005, <http://www.fas.org/sgp/crs/row/RS22163.pdf>, p. 6.
- [13] 同注[1], p. 6.
- [14] Kathleen T. Rhem, “U. S. Argues Against EU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http://www.emilitary.org/artide.php?aid=3632>.
- [15] 同注[12], p. 3.

作者简介:刘得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北京,100007)

收稿日期:2006-09-21

修改日期:2006-11-03

# CONTENTS

##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1** “Limited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with Cuban Missile Crisis as example

*by Rong Zhengtong & Hu Lizhong*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resident Kennedy’s decisions in the crisis were made on rational analysis.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sis management”, the actual management is only rational in a limited sense. Since it was “limited”, it involved the danger of turning the crisis into wa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ationality”, the crisis finally ended peacefully.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us provides us with usefu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mitedness” and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 6** American Hegemony and European Independent Defense: Critique on the Balancing Theory Explanation

*by Liu Feng*

In recent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been pursuing and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defense. Differe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presented us with competing hypotheses and explanations on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balancing explan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dependent defense is not strictly a balancing act against American hegemony. Broadly speaking, we should avoid stretching the concepts of IR theory, and should make a more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the states.

- 11** Dual Identity Crisi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Guo Yan*

The IR theories dominated by rationalism have long neglected the issu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in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of national identity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s a result of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and identity hegemon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from dual crisis of identity. They need enough time to build internal identity and to get external one. Only by means of development could they succeed.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16** US-European Relations and the Lifting of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by the EU

*by Liu Deshou*

The European Union began to consider lifting its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in 2003, which was mainly promoted by France and Germany. EU’s consideration of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 S. and the EU in their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prevented the EU from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shows that the US has the ability to constrain the EU from developing its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hich indicates a dim future for EU’s lifting arms embargo against China.

- 21** An Analysis of the Divergence of Policies to Japa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WWII

*by Wang Shiming*

Australia and the U. S. were allies during the Pacific War, but there existed big divergence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in dealing with problems of post-war Japan, such as ceremony of surrender by Japan, military occupa-